

主創人員

主持人阿部力（又名冬冬），是日版《流星花園》美作的飾演者，也是一位中日混血兒，悠閒隨性，魅力十足。

阿部力不在時，主持人便由節目的導演——竹內亮（亮叔）擔任，是位幽默風趣、無厘頭的日本大叔，最喜歡和主人公一起吃吃喝喝。

導演的太太趙萍（萍姐）是南京人，也是節目的製片人，在大部份節目的旁白裡都能聽到她親切的聲音，偶爾也會客串節目助手、主持人。

幕後製作

紀錄片《我住在這裡的理由》不是出自名導演之手，主持人也不是很當紅的明星，而且製作經費少得可憐，劇組成員零酬勞，沒有贊助商，也沒有投資方，全靠自籌拍攝。每集節目時長不一，有時候還會陷入找不到主人公的危機，拍出來的鏡頭也常常虛焦，但是在各大網站的評分都在九分以上。

節目製作初期完全沒有商業元素，導演和製片人的壓力都很大。他們在拍攝的過程中，逐漸探索出自己的盈利模式。二〇一九年九月，節目擁有了自己的網站，推出會員制，會員可以付費觀看加長版視頻，欣賞更多精彩片段。

突發狀況

因為節目是「一次沒有台本的旅行」，期間出現過很多突發情況。比如說：阿部力的摩托車鑰匙丟了，導致耽誤了與採訪對象的約定時間；助手給汽車加錯油，結果耽誤行程；因為不熟悉主人公的生活習慣，跟蹤拍攝累得不行等等。

恰恰是這些未知的狀況，給節目帶來很多趣味。



創作契機

拍《我住在這裡的理由》（簡稱《我住》）的契機是我在二〇一〇年為日本放送協會（NHK）拍攝大型節目《長江天地大紀行》，期間去了長江周邊的青海、四川、雲南等地，前後拍了有一年時間。那時候，我經常跟當地人交流，他們知道我是日本人後就會問：「你知道山口百惠怎麼樣了？」「高倉健怎麼樣了？」但那已經是二〇一〇年了，山口百惠已經引退了多少年了啊！他們獲得的日本信息太少了，更多的是通過看抗戰影視片，不知道當今的日本藝人及文化，只知道山口百惠……所以我當時就想做一個節目，將現在的日本介紹給他們。

我跟太太說了之後，一開始她是反對的，覺得當時孩子還小，我們在日本買了房子，工作也很穩定，沒有必要去冒這個風險。但是我一直說一直說：「想去中國！想去中國！」最後花了兩年時間，終於得到太太的同意。

那時身邊的人都反對我們搬去南京，「中日關係這麼緊張，你為什麼還要去？」「太危險了！」……大家都勸我不要去。但是，我覺得這反而是一個機會，當時很多日本人從中國回來了，包括很多在中國拍視頻、拍紀錄片的人，那麼這時我去的話，就沒有競爭對手了（笑）。

經過一系列準備之後，我們在二〇一三年八月正式搬到中國南京定居。之後，我一邊為日本的電視台拍攝節目，一邊做調查，研究中國年輕人究竟想看關於日本的哪些內容。同時，我進了南京大學學習中文。

開拍

我們公司是在二〇一四年成立的，然後開始為拍攝作準備。當時沒有太多想法，只是想把日本當下的文化及信息傳達給中國年輕人。至於用什麼形式來表現，也沒有很好的點子。直到二〇一五年夏天，我太太跟我說：「那就拍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吧，通過他們來介紹日本的話，大家都願意看。」我覺得這個主意非常不錯，所以就開始做這個節目了。

連續拍了半年在日本的中國人之後，我就想換一種「玩法」：拍在中國的日本人。一開始不知道會不會受歡迎，在拍了兩三個人後，觀眾的反應卻特別好，比拍「住在日本的中國人」系列還受歡迎。我們真的沒有想到，原來大家都喜歡看日本人的生活，所以後來我們就一邊拍住在日本的中國人，一邊拍住在中國的日本人了。

拍攝對象

《我住》拍攝對象的選擇標準只有一個：他／她必須是一個拚命努力的人。我們所拍攝的人物，只要能滿足最大的條件：「努力工作／生活」，這樣就 OK 了。

我們拍的第一個日本人是住在上海的一位美女，做美甲的二十多歲漂亮姑娘。她並不是被日本公司派遣來中國的，而是自己喜歡上了中國，選擇定居上海，然後開了一家美容美甲工作室，在上海努力發展她的美麗事業。（本書第二篇就是關於這位日本美女的追夢故事。）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條件是一定要拍主人公的家。因為我們的節目很生活化，而一個人主要的生活場景就是他／她的家，如果「家」不能公開的話，我們也就不拍了。

我們最大的困難是資金問題，拍攝過程中反而幾乎沒遇到什麼困難，大多數拍攝對象都願意接受拍攝。不過現在回想，拍日本人時被拒絕的比例比較高，因為日本人注重隱私，不想被拍到自己的家及家人，這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想法吧。



我住在中國的理由

我從一開始的時候就被粉絲問及「我住在中國的理由」，所以二〇一八年我公開宣佈，如果達到一百集的話，我就拍我自己，回答大家的問題。在第一百集裡，我讓員工做導演、攝影師……這也算是一個培訓過程。（翻看第九篇主人公故事，就能看到「培訓過程」的成果。）

我住在南京，而做中日交流，肯定繞不開南京。正因為南京是一個敏感的地方，所以在這裡做中日交流的事情時，能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中日關係的最真實現狀，也更有意義。

我覺得南京人特別包容。今年是我住在南京的第八年，八年來，我從來沒有被人說過諸如「你是日本鬼子。」「我討厭你！」「走開！」之類的話，一次也沒有。大家都對我非常友好，也給我們很多幫助。

南京人不單是對日本人，對外國人都比較包容。有一次，我在南京地鐵內，跟一個日本人用日語交談，旁邊有一個孩子說：「我怕，媽媽。」孩子的母親就教育孩子，說：「不能這樣說，日本人裡也有好人與壞人，全世界都一樣，有好人與不好的人，所以不應該這樣說。」我聽到後很感動。很多人，特別是日本朋友，都問過我：「你住在南京沒有事嗎？有沒有被打過？」我的回答就是兩個字：沒有。

在中國的這些年

這些年，我感受到的變化是中日關係越來越好了。首先，我完全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中國人來日本旅遊；第二，是看我們節目的人越來越多，想了解日本的人越來越多，通過《我住》的點擊量也可以反映出中日關係的現狀；第三，是有好多媒體來採訪我，特別是中央級的官方媒體。

當然，中日兩國（或中外）之間還存在著很多矛盾與偏見，我想一直努力，促進民間交流、增進彼此了解，讓這種偏見漸漸消失。現在我主要把日本的文化介紹給中國人，但同時我也發現，日本年輕人不太了解不太關心中國，這與很多中國年輕人喜歡日本文化的反差很大。我覺得這個情況不好，我以後還是要把中國有意思的文化更多地轉達給日本乃至外國的年輕人，這是一定要做的。





「這一集是《我住在這裡的理由》（以下簡稱《我住》）有史以來最沒意思的一集，因為對我來說沒什麼新鮮感。」

在《我住》踏入第一百期和第二百期的時候，節目主角變成了平時總在鏡頭前出現的導演竹內亮，也是節目粉絲們最熟悉的亮叔。

「我發現了，每次我們拍《我住》時，主人公說：『我的生活太平淡了。』但是拍出來挺有意思。這次拍我的生活，第一次感受到了《我住》主人公的心情。我的生活沒啥意思啊，非常正常，就是工作、回家、休息。」拍攝期間，亮叔一直不太自信，因為「竹內亮」是他唯一沒辦法拍攝的題材，他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值得記錄下來，「感覺沒什麼意思。」

「沒意思」、「挺有意思」、「很有意思」，這些都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判斷標準，任何事情到了亮叔這裡，似乎都可以簡單歸類為「有意



思」和「沒意思」。他喜歡一切「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給觀眾和粉絲帶來「有意思」的影片。

不過亮叔本人的生活不但「沒意思」，還很單調。平時不是外出拍攝、和客戶談生意，就是在辦公室剪片、審員工剪出來的片子。

「你指導一下，我應該怎麼辦？」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可拍的亮叔問攝影師，「我不想看片子，累了。」

可是話剛說完，他卻認命地拿出手提電腦，「回家也要工作，好好拍一下我認真工作的樣子。」

攝影師笑道：「好可憐啊。」

日本導演與南京姑娘的婚後生活

二〇一八年，節目組為拍攝《我住》第一百期特別節目，來到亮叔在南京的家，看看生活中的竹內亮和節目裡的導演竹內亮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時亮叔一家還住在妻子趙萍（萍姐）父母的家裡。亮叔一推開門，眾人就看到光著屁股的小女兒趙珉（竹內珉）前來迎接。讓女兒回去穿衣服時，萍姐的母親又說大孫子趙純（竹內純）一整天都沒出房門，亮叔隨即去敲兒子房門，生氣地喊他出來。可是當兒子不耐煩地喊「等一下」後，亮叔馬上熄火，罵不出來了。



一陣雞飛狗跳之後，亮叔在孩子們吵吵鬧鬧的聲音中，走進了自己和萍姐的小房間。攝影師四處拍攝取景，只見房間裡堆滿了東西，沒忍住小聲說：「比我家小。」亮叔無奈地笑了。

二〇〇七年，二十八歲的亮叔正是在這裡迎娶在南京長大的萍姐。結婚當天，亮叔穿著大紅色的襯衫，手捧鮮花，來萍姐家迎親。「好害羞啊，現在腦袋一片空白。」

在屋外敲門時，他說：「請開門。趙萍是、我的、老婆。」那時的他還只能勉強說幾句充滿外國人口音的中文。

當時小房間裡還沒有那麼多東西，亮叔單腿跪下，握著萍姐的手，認真地說：「我想跟你結婚。我會讓趙萍幸福的。」

婚後，兒子趙純出生，一家三口在日本過著幸福而安穩的生活。直到將近第七年的時候，夫妻倆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我住》的誕生

亮叔自二〇〇〇年在東京的視覺藝術學院電影藝術學科畢業後，便投身紀錄片拍攝行業，擔任電視台助理導演，參與拍攝多部海外紀錄片。二〇〇四年當上導演後，他繼續拍攝關於日本以及中國的紀錄片，拿了不少獎項。他和萍姐便是在拍攝紀錄片時認識的。兩人相戀後，亮叔對拍攝中國紀錄片產生了很大興趣，開始拍攝各種與中國相關的紀錄片，像是《探尋中國麻將的起源》、《脫下高跟鞋的村官》等，這些影片曾在日本放送協會（NHK）播放。

二〇一〇年，NHK 的《長江天地大紀行》開拍，亮叔與《我住》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阿部力（冬冬）相遇。他們一起走遍中國青海、雲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蘇等地，看到了不同地方的風景。拍攝期間，亮叔對中國的了解越來越深入，也看到中日之間存在很多隔閡。當地人知道導演是日本人後，有的會問他：「山口百惠還好嗎？」甚至有人說：「鬼子來了！」讓亮叔很受打擊，拍攝能夠促進中日交流的紀錄片的想法越發強烈。他對冬冬說：「拍完《長江》，我們做一個給中國人介紹日本文化的節目吧。」這就是他拍攝《我住》的起緣。



懷著拍攝中國紀錄片的強烈願望，二〇一三年，亮叔放棄了在日本穩定的工作，和萍姐帶著兒子移居中國南京。不過，萍姐一開始並不贊成一家人回中國的決定。

「有朋友跟我說：『你真厲害，把日本老公都帶回南京了，你有多大的魅力啊？』其實不是，是他自己想要到中國來做介紹日本文化的節

目。」萍姐說。

亮叔也表示：「二〇一〇年拍《長江》的時候就想過來，但是她反對了，因為當時有房子、有孩子、有穩定的工作，該有的都有了。反對了兩年，之後她才同意的。」

「我沒有辦法說服他嘛。」萍姐道，亮叔的堅持打動了她，「那麼多年了還沒有放棄的一件事情，應該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就支持一下試試看吧。」

於是，兩夫妻開設了「和之夢」公司，為拍攝紀錄片作準備。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萍姐當上了公司的「大當家」，以老闆和製片人的身份承擔起管理經營工作，有時還要擔任亮叔的經紀人，讓他能安心外出拍攝。



「給我錢的話，什麼都可以」

來中國兩年後，亮叔與萍姐、冬冬開始拍攝《我住在這裡的理由》（《我住》），走出了推動中日交流的第一步。《我住》推出後，艱難經營的公司總算有了起色，也接到了一些視頻製作的工作。

在二〇一八年拍攝第一百期特別篇時，公司有約十名員工，他們很多都會說日語，也幾乎都是《我住》粉絲，因此工作氣氛總是十分愉快。和之夢還會用特別的方式來增加員工對彼此的了解，加強凝聚力——他們每天都要開晨會。

「日本公司的話必須每天早上開會，大家要互相知道大家做什麼，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旁邊的人做什麼。」亮叔說。

但是對亮叔來說，開公司後更重要的是「錢」。同事向他匯報新項目時，他一直問：「給我們錢嗎？」「給我錢的話，什麼都可以。」「除了錢我什麼都不會說了。我只有說錢、錢、錢、錢。」

「我就特別不喜歡他這種狀態。」萍姐坦言，「我會跟他說，你是去拉贊助，但是你腦子裡不能只有錢。其實他現在最大的壓力就是人（公司員工）越來越多了。」

拍攝紀錄片不是賺錢的工作，在實現理想的同時，還要賺錢給員工



支薪，要籌集資金拍攝新節目，亮叔的壓力十分大，不管做任何項目，他都會十分緊張，為了賺錢，不允許失敗。當節目組問趙純：「你在節目裡看到的爸爸和平時有什麼不一樣嗎？」

「不一樣！」趙純說，「就是會笑啊，（在節目中）笑很多。」

鏡頭前的亮叔總是一副樂呵呵的樣子，鏡頭背後的他，和每一個創業的中年老闆一樣，要為公司的大小事發愁。因此，只有在親近的人面前，他才能流露出最真實的一面。比如，當問萍姐的父母對這位日本女婿的看法時：

「現在覺得不錯，也不管事。」萍姐的父親反覆強調：「不管事。」



「沒矛盾，我們發火也好，講也好，就像沒入耳，也不吱聲，沒脾氣。」萍姐的母親說。「跟中國男孩比，他有一個最大的弱點：不會來事兒。不像中國的男孩，把老丈人、丈母娘哄得開開心心的，他不會。」

「但是對待工作是很認真的，能吃苦、認真。」萍姐的父親說道。

成為中日友好溝通的橋樑

幾年來，他們一家有不少變化：家裡由五口人變成六口人——趙純很喜歡的妹妹趙珉出生了；亮叔的中文變好了，也越來越「中國化」了，甚至有了「假日本人」的稱號；以及隨著不斷在鏡頭前出現，有了很多粉絲，他開始注重外表了。

在拍攝時，他會問節目組要不要打燈，說打燈會把他拍得好看一點。每天早上送兒子上學前，他必須先仔細洗臉、把一團亂的鬚髮打理好。晚上則會在家裡敷面膜，因為之前遇到在化妝品公司任職的粉絲，對方說他完全沒有偶像的氣質，他就向對方要了點免費面膜不時敷一下。他還會去專門給男性理髮的理髮店修剪頭髮，為的是在回到辦公室時，能換來女同事們拍著手興奮地喊：「好帥！」

作為一個日本人，在南京工作定居，大概需要很大勇氣。亮叔跟和之夢員工到當地有名的明城牆古跡拍攝時，曾指著中華門甕城上擺著的一排仿製冷兵器，問：「這個是用來打我們（日本人）的嗎？」

員工笑著回答：「明朝那個時候還不打日本人呢。」

對於亮叔而言，住在南京是他選擇直面歷史的一種方式。其實，亮叔出生當天，即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正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的日子。而當他長大後，也在因緣際會下與中國有越來越多聯繫。如今，他最大的心願是能成為中日友好溝通的橋樑。

「說一下你最喜歡中國的一點？認為中國最需要改變的一點？」節目組問。

亮叔答：「最喜歡中國的一點是『隨便』，大家不在乎別人做什麼，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日本人不會這樣，特別在乎別人怎麼看自



己。然後應該要改變的，就是作業太多了，給小孩的壓力太大了。」

話雖如此，在監督兒子寫作業時，亮叔十分嚴厲，他會一邊剪片，一邊嚴肅地對兒子說：「今天之內必須得做完。爸爸今天也有作業也做完，你也要把作業做完。」

至於對趙純來說，來中國以後，爸爸最大的改變是陪伴自己的時間變少了，並且變得「超兇的，和節目裡完全不一樣。爸爸對我越來越嚴格了。」



亮叔與趙純的心裡話

五歲時來到中國的趙純，既要適應與之前完全不同的環境與語言，也要適應父母忙於事業的生活。和日本不一樣的教育模式，讓這個不愛做作業的小男孩更加想念在日本的日子。公司成立後，亮叔夫妻周末也經常要工作，偶爾，兩個小孩會到辦公室陪父母，等他們工作結束，再一起出去玩。雖然相處時間減少了，但是趙純依然很支持爸爸的工作，也以爸爸拍攝的《我住》為傲，四處介紹給身邊的人，連補習班老師也因此成為了《我住》的粉絲。

老師說：「他主動跟我聊這個節目，很開心很自豪，爸爸媽媽做了一個這麼好的節目。他會說：『你知道最近的哪一期哪一期嗎？』或者跟我分享幕後的故事。」

孩子對父母有著濃濃的孺慕與依戀，在趙純心裡，對爸爸印象最深

刻的一件事是「我只要寫完作業，爸爸就陪我去石頭城玩。」他還能清楚記得爸爸陪他玩了八十多次。至於忙碌的亮叔有時間的時候也會為家人做日式咖哩飯，因為兒子特別愛吃咖哩。

兩父子十分相似，喜歡玩，會互相嫌棄，也不愛跟對方說心裡話。趙純說：「我不想說心裡話，心裡話太害羞了。」於是他們只能通過節目組的鏡頭，向對方坦白內心感受。

趙純說：「爸爸……謝謝你，工作那麼忙，還有時間空出來，陪我一起玩。還有，謝謝你給我做牛肉餅和咖哩。你做的節目很好看，然後你的中文要加油，中文要像個中國人！工作……不要不小心點哪兒，（電腦裡的文件）就全沒了。太忙的話，就不能跟我們玩了。」

亮叔則說：「我也想陪他一起去玩，但是創業之後根本沒有時間。他如果現在一直在日本的話，作業也很少，學習的壓力也很小，因為日本的作業不多嘛，所以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但是中國的教育也有好處，因為日本的教育太輕鬆了……其實我覺得很對不起孩子，這個沒有跟兒子說過。雖然（我們）很辛苦，趙純也很辛苦，但是為了實現夢想，一直努力下去。請……不是『請原諒』，請理解我和趙萍的想法。我希望有一天他能理解。」



《我住》其實是一封情書

亮叔工作忙碌，在中國和日本來回奔波是他的生活常態。這天，他剛從日本回到南京的辦公室，一進門便到處喊：「我親愛的老婆在哪裡？」

坐在會議室的萍姐受不了了，「得了吧！」

亮叔看到她，伸手想跟她擁抱，萍姐馬上揮手退後，喊：「你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大家都在，我就知道你肯定會這樣的！」

如今，亮叔和萍姐既是夫妻，也為人父母，還是工作夥伴。要是兩人都在南京的話，那就是二十四小時都在一起，中午也會一起吃午飯。他們的相處十分有趣，對話時經常是亮叔說中文，萍姐說日語。不過他們聊的內容都是工作。

「吵架嗎？」攝影師問。

亮叔直言：「每天吵吧。」

兩夫妻總是開著開著會就吵起來了，員工屢見不鮮。萍姐漂亮又親切，十分能幹，亮叔卻總能惹得她發脾氣。看過老闆吵架的員工這樣總結：「導演挺聰明的，他不先發火，他會先把萍姐惹急，然後就會說：『算了算了。』一副屈服的樣子。」

不過，在第一百期節目尾聲，當節目組問亮叔「你住在這裡的理由」時，亮叔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對妻子的表白。

「一句話來表達我所有的想法：我住在這裡的理由就是《我住在這裡的理由》。《我住在這裡的理由》每一集是為了給粉絲們看，為了給員工們看，還有為了你做的。」亮叔說著看向身旁的萍姐。

萍姐十分驚訝，「我頭一次聽！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沒有跟你交往的話，就不會做這個節目了啊。」亮叔說，正是由於和萍姐相戀，才開始做關於中國的節目，因此，《我住》是「做給老婆看的。就算是我的情書吧。」

萍姐又開心又害羞，嚷道：「怎麼了，那麼突然，嚇到我了。」

亮叔認真地點點頭，說：「真心話，說真的，每一集每一集都是我的情書。」

萍姐笑道：「你是剛剛想到的還是準備好的？」

「不是不是，是一直想的，但是我從來沒有說過而已。」亮叔說。

亮叔經常說自己是個普通人，而他和萍姐的相處也像尋常夫妻一樣，會互相抱怨，會吵吵鬧鬧，也會彼此支持，不離不棄。不管是在日本過著安穩的生活，還是到中國後創業時面對資金緊張等各種挫折，萍姐都堅定地站在亮叔背後，支持他朝夢想前進。每一集《我住》，既是亮叔實現理想的成果，也是他與萍姐愛情的證明。

在還能跑的時候就要全力奔跑

在家裡剪輯節目素材時，亮叔說：「我之前看了一部叫《大聯盟》的電影，哭得可慘了。」

「為什麼？」萍姐問。

「非常弱小的棒球隊不斷努力，逐漸變強，最後奪冠。自從開始了這個節目，我一直都樂在其中，雖然發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做視頻這份工作。你也感受到了吧？因為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看到朝著夢想努力的人就會很感動。」亮叔說。

不過在萍姐的角度，「是啊，但是我累得想哭啊。」她問亮叔：「你覺得我們的夢想什麼時候能實現？」

亮叔卻說：「夢想還是不要實現比較好。如果夢想實現了，那麼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到了這個年紀，還能去追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二〇一九年的夏天，是屬於樂隊的夏天。內地音樂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自五月底起播出，節目囊括了搖滾、金屬、朋克、民謠等不同音樂風格的三十一支優秀樂隊，以表演的形式參與晉級比賽，角逐「中國樂隊的 HOT5」。隨著節目走紅，參與的樂隊紛紛受到樂迷關注，擁有了更高人氣。其中有一位鼓手，因為同時出現在兩支樂隊：「海龜先生」和「新褲子」裡，知名度隨之暴漲。這位就是來自日本的鼓手 Hayato（木藤隼人）。

Hayato 可以說是《我住》中國篇裡人氣最高的主人公之一。雖然作為鼓手，他總是出現在不太會被觀眾注意到的舞台後方，但是只要激烈的鼓聲出現在音樂裡，戴著頭箍、隨著音樂節奏帥氣地甩著及肩頭髮的 Hayato，絕對能吸引你的注意力。

憑藉帥氣的長相和高超的打鼓技巧，使他在以前從不聽搖滾的年輕



人間也很受歡迎，出門總能遇到粉絲興奮地找他合照，人氣很高。亮叔和節目組每每抵達 Hayato 和樂隊的演出場地，都能看到大批女粉絲，令亮叔十分羨慕。

亮叔問她們：「你為什麼喜歡 Hayato？」

女粉絲說：「我覺得他打鼓打得挺好的，而且長得帥啊！」

另一個女粉絲說：「超級愛！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敬業的鼓手。」

她們對著鏡頭大喊：「Hayato 最帥！」「Hayato 超帥！」

為了學中文而來中國

亮叔問 Hayato：「在出演《樂隊的夏天》之後，有什麼改變嗎？」

「最大的改變，是關注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比如說我的微博，在出演前粉絲數大概有三萬人，現在（二〇一九年）的粉絲數已經有十萬八千人左右了。在這一兩個月裡突然增加了。還有，變得經常會在馬路上被人搭話。」現在 Hayato 的微博粉絲人數已經超過三十萬了。

「真好啊，你肯定賺了很多錢吧？」亮叔問。

「公司可能賺了。」Hayato 淡淡地笑笑。

「你的工資是固定的嗎？」亮叔問。

「固定的，所以跟我沒關係。」Hayato 是個跟普通人一樣的「打工仔」。「但是因為演出多了，所以可能……（做手升高的動作）。」

「賺的還是多了。」亮叔說，「漲價了嗎？」

「漲了一點點。」Hayato 謙虛地說。

當然，作為一名職業鼓手，帥氣的長相只是錦上添花，Hayato 扎實的打鼓技術才是他立身的根本。他同時擔任幾個樂隊的鼓手，與很多中國樂隊和音樂人合作，面對風格迥異的樂隊也能保持高水平發揮，體現出極高的音樂造詣。

不過，Hayato 一開始並不是為了打鼓而來中國的。在二〇〇〇年左右，十八歲的他聽從舅舅的建議，來中國留學。「因為他覺得我學習特別不好，他說：『以後中國一定會（發展）起來，你要好好學中文，這樣將來有工作機會。不然你在日本不行。』」



亮叔笑了，「可是十八年前其實（中國）還沒發展吧？」

Hayato 點點頭，「但他是做貿易的，所以很早很早就知道中國的發展（前景）。」

他來到北京學習中文，後來在一次表演時，機緣巧合地被紅極一時的瘦人樂隊主唱發掘，邀請他加入樂隊擔任鼓手，Hayato 從此走進了中國的音樂界。由於在中國留學、工作，生活了很長時間，他的中文說得非常流利，甚至比不少中國人還要純正。儘管如此，拍攝期間除非精神很好，不然他很少主動開口，表情也不多，偶爾會勾起嘴角笑笑。但是只要亮叔和其他人提問，他都有問必答，十分坦誠。

跟著「著名美食家」尋找地道美食

這天，Hayato 和海龜先生一起來到貴州省貴陽市參加一個音樂節。正式演出前一天，樂隊先到演出場地綵排。期間亮叔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細節：Hayato 會拿膠帶，把兩張疊起來的紙巾貼在鼓面上。

綵排結束後，他問 Hayato：「我不太清楚剛才那個餐巾紙有什麼效果，制音（阻止鼓面震動）嗎？」

「對，制音。」Hayato 一邊收拾鼓棍一邊說：「因為有時候它的聲音特別長，在我不需要聲音那麼長的時候，把它（膠帶）貼上，它（鼓聲）就短了。」原來這是鼓手都會的小技巧。

離開演出場地後，樂隊一行人開始商量晚上吃什麼當地美食。而最後作出決定的，居然是隊裡唯一的外國人。

「可以吃火鍋類的吧，各種火鍋。豆豉火鍋也挺好吃的，雖然臭。」Hayato 積極發言。

「為什麼大家都在問他呢？」亮叔疑惑。

「因為我是著名美食家。」Hayato 笑了。

「而且他可以找到當地最正宗的小吃店。不是旅遊的時候大家會吃的那種，他可以找到本地人愛吃的店。」一旁的經紀人說。

Hayato 熱愛美食，還熱衷於拍攝美食。他的微博大多都是美食照片，而且經常是在深夜時分、大家臨睡前才發佈。Hayato 認為，拍攝美